

战后日本国家大战略与日朝关系

姜龙范·王海凡(天津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국문요약

전후 일본의 국가 대전략과 북일관계

강용범(텐진외국어대)·왕해범(텐진외국어대)

역사적으로 한반도는 일본이 무력으로 지역패권을 도모하고 이른바 “동아시아공영권”의 야망을 실현하는 전초기지가 되어왔다. 제2차세계대전후 일본은 보통국가의 지위와 신분을 회복하고 나아가 아시아지역 강대국으로 부상하는 것을 국가전략의 최종 목표로 삼아왔다. 이러한 국가전략을 실현하는 과정에 과거 식민통치에 대한 청산은 비켜설 수 없는 걸림돌이 되었다. 냉전이 한창이던 1965년, 미국의 적극적인 중재하에 한·일양국은 국교정상화를 실현하였다. 따라서 북한과의 관계개선은 전후 일본외교의 중요한 과제로 부상하게 되었다. 일본의 정치가들은 흔히 일본은 전략이 없는 국가라고 한다. 하나 냉전 이후 20여년간 전개되어 온 일본의 대북정책을 살펴보면 일본의 국가전략이 얼마나 교묘한가를 알 수 있다. 우선 북한과의 국교정상화를 통해 정상국가로서의 신분과 지위를 회복하고, 다음으로 북한의 “안전위협”을 빌미로 “군사대국화”를 실현하며, 나아가 6자회담에 끼어들어 한반도다자안보협약에 깊숙이 개입함으로써 정치, 군사 대국화를 위한 기틀을 마련하였다. 뿐만 아니라 일본의 대북정책은 반성과 사죄 그리고 배상이라는 근본적인 문제를 떠나 북한의 핵·미사일과 납치문제에만 집착하고 있다. 더욱이 일본은 중국이나 한국과의 관계가 악화되어 외교적으로 고립될 경우에는 북한과의 관계 완화를 통해 위기를 탈출하려 시도하고, 안보법안과 헌법개정을 위해선 “북한위협론”을 들먹여 제재를 강화하는 등 교묘한 전략을 구사하여왔다. 제4차 북핵실험 후 북·일관계는 또다시 최악의 위기를 맞고 있다. 북한은 일본인 납치피해자에 대한특별조사위원회를 해체하였고 일본은 유엔안보리제재는 물론 독자적이고 더욱 강경한 제재를 실시하고 있다. 헌법개정을 본격적으로 추진하고 있는 아베 내각으로 말하면 북한위협이 고조되고 양국관계가 악화되는 것이 더욱 바람직한 전략적 선택일 수도 있다.

주제어 : 일본국가대전략, 북일관계, 일본의 대북한정책

内容摘要

恢复地区强国的身份与地位，实现国家的复兴是战后日本国家大战略的最终目标。在国家大战略层面来看，成为正常的普通国家是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坚持推进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正常的普通国家身份的获得，直接关系到日本战后国家大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日朝关系在战后日本寻求国家复兴的进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日朝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关键。渲染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军队合法化并寻求军事上大国地位的重要借口。通过对朝鲜核问题的介入，日本获得了全面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机会，为谋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日朝关系还是日本政府打破外交困境、缓解外交压力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日本国家大战略、日朝关系、日本对朝鲜政策

一、引·言

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两个当事国自身而言，还是对其所在的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对极为特殊的双边关系。这种特殊性，首先体现在日朝两国各自的国家身份上：一方并不是正常的“普通国家”，至今也未能彻底摆脱战败国的身份，仍旧不能合法拥有军队，国家主权并不完整；另一方是分裂国家的一部分，具有与周边国家并不相同的政治体制，并被认为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奇迹般地保持着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除此之外，这种特殊性还体现在日朝两国之间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未能实现邦交的正常化。由于侵略历史尚未被彻底清算，两国彼此将对方视为敌国仍不为过。

冷战结束以后，日朝关系便进入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状态。外部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促使日朝两国正式开始了旨在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而与此同时，朝鲜核问题与导弹问题凸显，加之“绑架问题”浮出水面，成为横亘在两国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又一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先后进行了13轮，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二十余年，却一直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表象上看，日本似乎迫切希望尽快实现与朝鲜邦交的正常化，甚至在没有任何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朝鲜的两次首脑访问，试图以这种大胆的措施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日本却又同时在大肆渲染朝鲜核问题与导弹问题对其自身构成的安全威胁，参与美国针对朝鲜的各种军事演习，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各种制裁，甚至不惜对朝鲜实施单独制裁，更以“绑架问题”在道德和人权的层面对朝鲜的国家体制极尽丑化与批判。日本破坏缓和局面、激化矛盾冲突的行为，没有表现出丝毫欲推进与朝鲜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诚意。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为，加大了理解日本对朝鲜政策内在逻辑的难度，同时也模糊了日朝关系的实质及其重要性。对此，本文将尝试从国家大战略的理论视角，就日本对朝政策的内在逻辑以及日朝关系的重要地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

二、战后日本国家大战略的框架

一般认为，二战后的日本，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的国家。甚至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曾根康弘也持有同样的看法。¹⁾依据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

对外关系领域的短期行为来看，这种观点似乎的确可以成立。但是放眼历史的长时段，却可以发现事实并非真的如此，这种观点似乎未免有些偏颇。本文认为，日本的确存在一套其始终遵循的国家大战略，不能因为其曾经的战略实践路径选择的失败，而彻底否定日本固有的战略文化与既有的战略思维；也不能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与掣肘，就完全忽视日本自身为实现其大战略目标而做出的持续努力。

1、大战略目标与主要内容

自建立统一国家起，日本的统治者便将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强国作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丰臣秀吉时期，其有“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的野心。²⁾至德川幕府初期，日本的统治者也曾设想“德化”宇内。³⁾自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统治者更效仿西方列强，以武力谋求地区霸权，试图建立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形式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冷战结束以后，经过整个冷战时期对国力的恢复与积累，日本又一次开始了寻求成为地区强国的尝试。

客观而言，自二战战败之日起至今的日本内政与外交，对其自身而言，究其实质同样是一个实现国家复兴的历史进程。虽然从未明示，但恢复地区强国的身份与地位、乃至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实际上是战后日本既定的国家大战略目标。在日本国内，不管是进步力量还是保守势力，无论是“护宪派”还是“修宪派”，对于这一目标的追求是一致的，彼此间的对立只是在大战略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存在差异。

拥有足够强大的国家实力是成为地区强国的根本。主权完整、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成为地区内重要的经济体，参与地区事务并能够对其施加影响力，海外利益得到保证等等，这些是基本前提。除此之外，国际关系发展到今天，成为地区强国并得到认同，已经无法仅靠强大的国家实力来实现和维系，同时还需要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在其中发挥关键性的影响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地区经济的引擎与主导力量，引领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贡献。这些都是地区强国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对于日本而言，早在1968年便已经跃居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至20

1) [日] 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联慧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 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3) 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世纪80年代末更取得了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⁴⁾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日本俨然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当时亚洲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是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相应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在经济上，日本是当之无愧的强国；但是在政治上，日本却是名副其实的弱国，被认为是“二流国家”。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力极为有限。导致这种显著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国家身份：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国与战败国的地位及形象始终未能彻底改变；同时，日本还仍旧是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国家。

由此，获得政治大国地位便成为日本实现其战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之一。而改变侵略国与战败国的地位及形象，成为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普通国家，则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关键与首要任务。承认侵略罪行，惩治战争罪犯，深刻反省侵略行为，赔偿战争损失，正视并清算侵略历史，获得被侵略国的原谅并与之和解，是其改变侵略国与战败国地位及形象的前提。合法拥有军队，实现国防自主，是其拥有完整主权的根本标志。

除获得政治大国地位及影响力之外，建立与之相应的军事能力，同样也是日本实现其战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出于美国冷战时期反苏反共战略的现实需要，日本最终得以恢复军备。尽管如此，受战败国身份、“和平宪法”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掣肘，日本仍旧不能合法拥有军队并实现国防自主，其现有武装力量也只是驻西太平洋美军的附庸。修改“和平宪法”，合法拥有军队，这是日本目前既现实又迫切的需要。战后至今近七十年的国际关系史已经证明，地区大国（更不必说世界性大国）只有拥有了核武器才能获得和维系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在有核武器国家云集的东北亚地区更是如此。恢复地区强国的身份与地位、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这实际上是日本的战后国家大战略目标。既然如此，拥有核武器则是日本恢复主权完整之后符合逻辑的必然选择。日本的这一大战略指向与相应实践，已经引起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警戒。

概言之，在国家大战略层面来看，成为正常的普通国家是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坚持推进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普通国家身份的获得，直接关系到日本战后国家大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目前日本需要完成的具体的战略任务有两个：一是彻底改变侵略国与战败国的国家身份；二是合法拥有军队，恢复国家主权的完整。

4) 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2页、第1140页。

2、大战略实施的路径

二战末期美苏矛盾激化，这促使美国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便已经有单独占领日本的考虑。⁵⁾而早在1945年初，旧日本的政治家们便在战败端倪显现之时，开始了寻求“保存国体”的努力。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美国顺利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在客观上避免了日本国家与民族的分裂。为了更好地控制日本，美国最终不但保留了“天皇制”，同时也未对裕仁天皇追究战争责任。随着《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1月3日的公布并于次年5月3日的生效，尽管此后不得不出民主化改革的巨大牺牲，但是旧日本政治家们“保存国体”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免遭分裂、“国体保存”，不仅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的原点⁶⁾，同时也是战后日本国家大战略实践的根基。战后在欧洲与苏联的尖锐对立，以及东亚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政策，以满足其在亚洲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迫切需要。1951年9月8日，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同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随着这两个条约的正式生效，美国结束了6年多的对日公开占领，开始了对日本的半占领体制。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以非正常国家的身份重返国际舞台，并被纳入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体系之中，开始了战后国家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于战败国实现国家复兴的路径选择，德国是最为典型的范例，其两次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对国家复兴道路的不同选择，为世人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可供借鉴与评价的历史经验。一战战败后，德国受到了严厉的制裁。强烈的耻辱与不满，加之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促使德国选择了希特勒与纳粹，最终走上了夺取生存空间、武力复兴的道路。这一道路的选择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导致德国再次战败，其被盟国分区占领，国家也由此陷入分裂。战后西德选择和平复兴道路，整肃法西斯势力、清算侵略历史，向犹太人谢罪，并先后与法国、波兰等国家实现了和解，逐步恢复了对西欧事务的影响力，并与法国一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导国家与推动者。1990年10月3日，西德和平吸收东德，复归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并对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然而日本选择的是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在未恢复完整主权并以非正常

5) [美]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李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8至349页、第369至371页。

6) 参见：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国家身份重返国际舞台以后，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继续推行以“优先发展经济、有限重整军备”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吉田路线”。1954年12月，吉田内阁倒台。但是，“吉田路线”却获得了美国的认同⁷⁾，其主旨经过争论与反复最终以一种共识的形式在日本国内得以贯彻执行⁸⁾。1955年10月13日，日本国内代表革新势力的左、右社会党合并。受此刺激，同年11月15日，代表保守势力的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从而在议会中形成了自由民主党一党独大、长期掌握政权的局面，结束了日本政局在战后十年的动荡。这种保守势力主导的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即所谓的“五五体制”。“五五体制”的维系，为冷战时期日本对“吉田路线”核心精神的贯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内部条件。在国内政局剧烈变动的同时，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也实现了突破：1956年10月19日，《日苏共同宣言》签订，两国恢复邦交。同年12月18日，日本正式加入联合国。1957年2月，曾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组阁上台。1957年5月，岸内阁通过《国防基本方针》，明确“根据国力和国情，在自卫所必要的限度内，逐渐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以及“对于外部侵略，以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予以对应”。⁹⁾同年9月，岸信介首相提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立场”的“日本外交三原则”¹⁰⁾至此，战后日本国家大战略对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对外关系核心原则的设计安排全部完成并付之于实践。

作为战后日本国家大战略实践路径的起点，“吉田路线”的实质是一种依附性的战略。作为战败国，日本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恢复合法的军事力量：在国际上，唯有在与包括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所有国家在内的交战国签订全面和约之后，日本才在法理上拥有重建国防军的条件；而在国内，战争的破坏与创伤、巨额战争赔款的负担，也使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根本无力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国防体系。美国对于天皇制的保留，让日本看到了在美国荫蔽下实现国家复兴的可能性。而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在美国军事占领和间接管理的现实条件下，日本事实上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完全倒向美国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实力的恢复与发展。此外，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结盟，也符合日本自古以来一贯的战略传统。正是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益处：美日同盟的存在以及美国为日本提供的“核保护伞”，使日本在冷战时期

7) [日] 五百旗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乃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8) 参见：[美] 理查德·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刘铁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至43页。

9) 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10) 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以最低的军备投入获得了最高的绝对安全；美国主导的片面媾和，使《旧金山对日和约》缔约国放弃了一切赔偿要求，大幅减轻了日本战败后巨额战争赔偿的经济负担，而和约第十四条第一款的存在，也为日本日后重返东南亚创造了条件¹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及西方国家市场的开放，资金、技术、资源以及能源等方面的援助与支持，为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良好条件；而美国对天皇制的保留、半途而废的民主化改革与非军事化措施，则为日本保存了连贯的战略文化与精干高效的国防力量基础。通过这种“搭便车”的策略，日本在冷战时期全力发展经济，最终实现了国家实力的复兴，为冷战结束前后其国家大战略的进一步推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而在对外关系领域，日本实际上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通过加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体系，使日本在未能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的情况下，借助美国的影响力，先后与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实现了和解，减少了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上的政治投入，降低了日本国内政治家与外交家们背负的政治风险。而1971年中美两国为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高层接触，在客观上也为日本与中国的迅速和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是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刺激下，日本迅速实现了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

三、日本战略文化中的朝鲜半岛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同时也是大战略目标确定及其实践路径选择的基点。对于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日本有着一贯的理解与认知。作为一个靠近大陆的岛屿国家，日本历来有着独特的生存危机意识：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势力，一面来自于大陆，另一面来自于海洋；大陆与海洋同时也是其解决生存危机的主要选择；狭小的生存空间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在任何时期都是日本内外政策制定及推行的必然依据。维系与拓展生存空间、获得和保障国家生存发展所需的资源，是日本战略文化的核心内容，贯穿于日本战略思考过程的始终。日本战略文化，是典型的冲突性战略文化。

11) 《旧金山对日和约》第十四条第一款：“日本愿尽速与那些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该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40至341页。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这类战略文化极具对抗性：其强调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持续地增强实力优势，而获得实力优势的途径只有削弱对手与增强自身。¹²⁾

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朝鲜半岛一直在欧亚大陆与日本列岛的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的大陆边缘学说认为：欧亚大陆周边与海洋交界的边缘地带，是围绕大陆并沟通大陆与海洋联系的纽带，在陆权与海权的争夺中具有缓冲区和桥梁区的战略作用；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谁就割断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区与海洋的联系，从而足以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控制世界。¹³⁾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朝鲜半岛无疑就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缘地带”。

自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大国林立、小国唯一”的独特国际政治结构，从而导致地区内国际关系呈现出周边大国围绕朝鲜半岛事务进行博弈的显著特征。朝鲜半岛无可避免地成为东北亚地区内诸大国纵横捭阖的平台。作为地区内的主要国家，与地区内诸大国的关系和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自然成为日本外交的主要内容。由此，日本外交形成了“大国外交”和“小国外交”的特性。欲确立和体现其大国地位及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日本唯有全面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借以同周边大国周旋。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定律。

在日本看来，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是双向的：既有防御，又有扩张。在古代，亚洲强国曾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对日本用兵；到了近代，来自欧亚大陆的大国势力也曾试图通过控制朝鲜半岛来向海洋扩张。历史经验促使日本对于朝鲜半岛事务尤为关注。朝鲜半岛国家的存在与保持中立，对日本的国家安全而言是仅有的战略缓冲地带。正因为如此，明治时期的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于1890年12月提出了“利益线”的概念，即与日本国土安危有着紧密关系的区域，并将朝鲜半岛视为“利益线”的焦点。¹⁴⁾而欲解决生存危机、拓展生存空间，获得持续的资源供应与保障，向大陆扩张便成为日本的唯一选择。此时，朝鲜半岛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战略意义，成为日本侵入欧亚大陆的跳板。在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近代，“征韩论”自然为日本工业化之初效仿西方列强进行对外扩张的首选，吞并朝鲜半岛国家是日本走向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客观而言，明治时期的“征韩论”、“利益线”以及“大陆政策”等对外决策，都是日本在弱肉强食的近代

12) 参见：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13) [美]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参照：[美] 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20年的对外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14) 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国际关系环境下，对安全保障与国家发展的一种战略抉择。而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争论与选择，决定了日本近代化以后的国家发展方向。

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说服力，但是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一个国家寻求自身安全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都已经发生改变。“和平共存、交流合作、共同繁荣”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主流发展趋势。但是日本战略文化的核心内容及其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认知，事实上并未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改变。

四、日朝关系在日本战后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欲实现国家复兴的进程中，日朝关系的地位与作用是独特而重要的，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日朝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关键；其次，利用朝鲜核问题及导弹问题来渲染“安全威胁”，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军队合法化并寻求军事上大国地位的重要借口；再次，通过对朝鲜核问题的介入，将“绑架问题”与日朝邦交正常化问题纳入到“六方会谈”之中，日本获得了全面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机会，为谋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最后，日朝关系还是日本政府打破外交困境、缓解外交压力的重要手段。

1、日朝邦交正常化与日本正常国家身份的恢复

国家身份由战败国、侵略国向正常国家的彻底转变，是战后日本寻求国家复兴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对侵略历史的彻底清算，其在对外关系上的标志是日本与战胜国以及曾经受到其侵略的国家和解。同战胜国、被加害国的和解，是日本最终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基本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日本与曾经遭受到其侵略的国家实现全面和解。

冷战时期，通过《旧金山和约》，日本与非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曾经受到其侵略的国家实现了和解。1956年，日本与苏联恢复了邦交，但由于北方领土问题的存在，两国没有进一步签订和平条约，未能实现彻底的和解。这一问题至今仍旧对日俄关系的发展构成影响。随后，在美国的

推动下，韩国与日本于1965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2年，中日两国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最终于1978年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作为近代以来受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两个国家，中、韩两国与日本的和解，本应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彻底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冷战条件下，这一作用被完全抵消。冷战结束以后，日朝邦交正常化以及日俄签订和平条约，对日本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重要意义得以凸显。但是日俄签订和平条约，就其本质却是战败国与战胜国的和解，这并不是日本改变国家身份所迫切需要的。实际上，日本迫切需要的是加害国与被加害国之间的和解。只有这种和解才会对日本国家身份与形象的彻底改变有利。目前，只有朝鲜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作为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的一部分，朝鲜是唯一仍旧未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国家。在国际法上，日本正常的普通国家身份的彻底恢复，首先还是要通过日朝邦交正常化来实现。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如果日本彻底清算侵略历史，向过去曾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真诚地谢罪、道歉并给予赔偿，周边国家对于日本的国家复兴还是可以持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周边国家更乐于一个有利于地区稳定的和平的日本。

2、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

朝鲜对于核武器的谋求及其试射导弹、发射卫星的一系列活动，在客观上的确能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和忧虑，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对周边国家必然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尽管实际上与朝鲜仍旧是敌对国家的关系，但是日本领导人内心十分明确：朝鲜对日本并不构成威胁，以朝鲜现有的实力，不可能对日本发动直接进攻。事实上，朝鲜宣称的所谓战备状态都是“讹诈式”的，要么是对外宣示以引起美、中等国的关注，要么是通过某种“紧张状态”来加强对国家内部的管控。朝鲜有关做法的实质是欲通过营造紧张的外部环境来利于内部问题的解决。对此，日本领导人是清楚的，但其仍旧予以纠缠并借题发挥，则表明了日本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或者说，同朝鲜一样，日本也需要外部紧张的国际环境，以突破“和平宪法”来实现军队合法化，最终确立军事上的大国地位。

正是通过对“朝鲜威胁论”的渲染与鼓噪，日本大力推进迈向军事大国化的步伐。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光明星1号卫星。借此机会，日本时任小渊内阁大肆渲染朝鲜的导弹威胁，向国会提交了酝酿已久的《周边事态法》，得以顺利通过。随后，还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为由，日本政府开始扩充军备、加大对侦察卫星的研发并加入

到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中。自1999年以来,日本在与美国共同研究、开发和配备导弹防御系统方面,已经投入了上百亿美元。2002年10月,朝鲜核危机再次爆发。时任小泉内阁抓住这次机会,先后推动“有事三法案”在参众两院以高票通过。“有事三法案”不但加大了首相在军事方面的权限,同时还给予了日本政府“先发制人”的权利。在2004年底出台的《防卫大纲》及以后历年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更是极力渲染来自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甚至有政客借所谓的“朝鲜核威胁”来鼓吹“日本核武装论”¹⁵⁾。依据《周边事态法》、“有事三法案”以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有关内容,日本已经摆脱了“和平宪法”的限制,“合法”获得了对他国使用武力的主动权。实际上,日本在实现军队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向“军事大国化”顺利挺进。

安倍晋三再次就任首相以后,以一种被称之为“小步快跑”或“退两步进一步”的方式,来渐进式地实现对各种禁区的突破。2013年12月,在成功通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之后,安倍晋三更肆无忌惮地参拜了靖国神社。2014年4月1日,安倍内阁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目前,安倍内阁计划以通过宪法解释的形式来解禁集体自卫权。根据“自卫队法”,日本出动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发生日本受到不正当武力攻击的紧急事态;没有其他防卫手段;只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内动用武力。¹⁶⁾但安倍内阁欲在政府方针中将“在安全上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攻击”增列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之一。¹⁷⁾以往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潜台词是“朝鲜问题”,其内在战略指向是针对中国的崛起。时至今日,这一针对中国的战略指向变得越发明目张胆,并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由此,安倍内阁的一系列“暴走行为”显得更有底气。

3、参加“六方会谈”与日本的“政治大国化”

对国际事务的介入程度以及能否对其施加重要的影响,是评价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地位的基本标准。日本欲确立在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就必须积极地介入到地区事务中。

15) 参见胡继平:《日本核武装?》,《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

16) “防衛省・自衛隊:憲法と自衛権”,<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seisaku/kihon02.html>。

17) “日本以美关系密切国列为集体自卫权适用对象”,<http://news.sina.com.cn/o/2014-04-17/102629953393.shtml>。

冷战以来，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而战后日本对于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主要是间接地通过“美日同盟”与“美日韩三国协调体制”来实现。尽管日本通过邦交正常化谈判与朝鲜直接交涉，但也仅限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至于涉及到东北亚安全机制的磋商，则从未能直接介入。在20世纪90年代，地区局势因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及两次朝鲜试射导弹而陷入到紧张之中。作为欲成为区域内主导国家的日本，却无法介入到朝鲜核问题及导弹问题的解决进程中。1998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同韩国金大中总统的会谈中提议建立包括日俄参加的东北亚安全问题六国“磋商机制”，以共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令日本尴尬的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任何响应。1997年12月至1999年8月举行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日本再次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尴尬局面对一直抱有政治大国梦想的日本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以至于日本的智囊们大肆叫嚷要排除中国启动“新四方会谈”，其理由便是为了谋求并保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¹⁸⁾

日本被排除在地区事务之外的状况，随着小泉首相的访朝和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的爆发而发生改变。2003年8月27日，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召开。日本终于在二战结束以后再次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中。参加“六方会谈”，并将“绑架问题”纳入到其议题之中，的确是冷战后日本的一项重要外交成就。日本将“绑架问题”、“邦交正常化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及导弹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做法，对内是政府对国民负责的表现，对外则是日本参与地区事务并施加影响力的体现。能够将日朝双边关系问题提升到多边框架中加以讨论和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对这种影响力的实际运用。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介入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不但可以为自身安全提供重要保证，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日本在世界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发言力度，这对提高日本的国际形象、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是非常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核问题已经成为日本介入国际事务，实现其“政治大国”抱负的切入点。

4、日朝关系的缓和与日本外交压力的缓解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对外关系实践表明：当其与周边大国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日本政府都将会通过日朝关系的改善来缓解外交压力。东北亚地区是

18) 当时在日本国内“新四方会谈”的主张颇为盛行，其代表人物是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武贞秀士。参见[日]武贞秀士：《恐るべき戦略家金正日》，PHP 研究所，2001年，第181页。

日本对外关系的重心。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中日关系的波动性最大。在钓鱼岛争端、参拜靖国神社、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历史认知、东亚地区主导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都存在尖锐的冲突。两国关系经常由于这些矛盾的激化而陷入动荡之中。相比较而言，日俄关系和日韩关系则显得比较稳定。在北方领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日俄两国关系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而日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受制于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在美国的协调与管控下，也难有较大幅度的起落。而由于国家身份与形象的制约，日本大国外交的开展更是无法实现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外交的价值便得以凸显。当日本的外交陷入困境之时，日朝关系的现实价值便不言自明。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由于其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直接导致中日关系与日韩关系均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当时，正是通过日朝关系的突破，帮助日本缓和了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困境。2002年9月与2004年5月的两次日朝首脑会晤，极大地减轻了当时小泉内阁的外交压力。

自小泉纯一郎卸任首相以后长达五年多的时间，日朝关系出现了“真空”的局面。这一时期，朝鲜接连进行核试验与导弹发射，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对此，日本或追随美国的对朝政策，或单独制裁朝鲜，致使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但在金正日去世之后，日朝关系迎来了转机，日本国内出现重新评估日朝《平壤宣言》的动向。日本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和田春树在《世界》杂志发表文章，强调日朝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性。¹⁹⁾《月刊日本》杂志社出版了“现在正是推进日朝邦交化的最佳时机”的特刊，主张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必要性。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对金正日去世表示了悼念，并呼吁民主党政府不要仅靠对抗来解决问题。²⁰⁾石坂浩一、清水澄子等社会精英还以“日朝邦交正常化联络会”为窗口，向日本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积极的影响。²¹⁾野田内阁对朝政策的缓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日本国内改善对朝关系的良好愿望。

安倍晋三再次就任首相后，中日冲突全面爆发，日韩关系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始终坚持朝鲜若不实现无核化就不会恢复两国对话，朝鲜与中、韩两国的关系出现大幅动荡的情况下，日本又因历史认识问题而与韩国加重隔阂，从而使朝鲜看来，此时的日本俨然已成为“朝鲜包围网”的最薄弱环节，并希望以日本最为重视的

19) 和田春树：“金正日与日朝邦交正常化”，载《世界》，2012年3月。

20) “拉致を解決し、国際社会へ”，载《日朝新闻》，2011年12月20日。

21) 日朝国交正常化を求める連絡会：“日本政府への緊急の要請”，载《フォーラム平和と人権環境》，2011年12月26日，<http://www.peace-forum.com/seimei/20111226.html>。

“绑架问题”为突破口来对其展开外交攻势。恰在此时，安倍内阁也一改以往的对朝强硬态度，转而采取较为温和的对话路线。2013年5月14日，安倍内阁危机管理特别担当顾问饭岛勋抵达平壤进行访问，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朝鲜劳动党书记金永日等人进行了会谈，还与负责政府间磋商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大使宋日昊交换了意见。回国以后，饭岛勋主张：为了解决两国间的“悬案”，有必要举行日朝首脑会谈。²²⁾同年10月，饭岛勋又到访中国大连，秘密接触了朝鲜高官。

随着中、韩两国同日本冲突的加剧，日朝之间的接触亦变得更加频繁。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伊原统一在中国沈阳和越南河内实现了与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谈。2014年2月下旬，日朝双方在中国香港进行接触，就举行日朝红十字会会谈、促成绑架受害者横田惠的父母与横田惠女儿会面、重启两国政府间局长级磋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²³⁾2014年3月3日，日朝两国在中国沈阳举行了红十字会磋商，讨论了日本人遗骸归还问题。随后的3月19日，日本外务省东北亚课长小野启一与日本红十字会国际部长田坂治前往中国沈阳，同朝鲜再次进行红十字会会谈，并就重启局长级正式磋商达成协议。²⁴⁾3月30日至31日，日朝外务省局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双方就今后将继续围绕绑架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一致。²⁵⁾这是日朝自2012年11月以来，时隔1年零4个月首次举行正式的政府间磋商，这也在安倍再次就任首相以来尚属首次。

2014年5月26日至28日，日朝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始新一轮的政府间会谈并取得突破性成果：双方商定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朝鲜开始有关调查之时，则日本需同时解除部分对朝鲜制裁。²⁶⁾会谈结束后的5月29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发表谈话，表明了安倍首相有在其任期内彻底解决绑架问题的决心，为此日本将继续强烈敦促朝鲜采取具体行动。²⁷⁾2014年7月1日，日朝两国再次在北京进行外务

22) “日朝红十字会接触或为政府间磋商探路”，<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3-05/5911531.shtml>。

23) 2014年3月10日至14日，遭绑架日本人横田惠的父母横田滋和横田早纪江夫妇在蒙古乌兰巴托同朝鲜籍外孙女金慧敬进行了会面。日本政府认为，“北朝鲜态度有变化的迹象”。朝鲜试图通过此次会面掌握磋商的主导权，促使日本同意举行邦交正常化谈判。参见：“日朝在北京举行政府间磋商将讨论朝核问题”，<http://news.sina.com.cn/w/2014-03-31/090829830687.shtml>。

24) “日本外务省课长赴中国沈阳出席日朝红十字会会谈”，<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914854.html>。

25) “日朝局长级磋商就解决绑架问题达成一致”，<http://news.163.com/14/0331/20/90MLOE7300014jB6.html>。

26) 日本外务省：「日朝間の合意事項（平成26年5月29日発表）」，<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4432.pdf>。

27) 日本首相官邸：「日朝政府間協定における日朝双方の合意内容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

省局长级政府间磋商。朝鲜向日本通报了关于组建日本人被绑架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包括该调查委员会的权限、组织构成及负责人情况等内容。²⁸⁾随后的7月3日,作为对朝鲜重启“绑架问题”调查的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决定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包括:解除禁止朝鲜国籍持有者进入日本和要求自行避免由日本人进入朝鲜等的限制;解除向朝鲜携带10万日元以上现金需申报和汇款300万日元以上必须报告的限制;解除禁止朝鲜籍船舶进入港口的限制,但该解除将仅限于人道目的。²⁹⁾日本宣布解除对朝单边制裁后,朝鲜于2014年7月4日正式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日本人被绑架问题,并将择时正式向日本反馈调查结果。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国防委员会赋予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机构,根据需要可动员该机构和有关人员参与调查的特别权限。而从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来看,该委员会委员长由朝鲜国防委员会负责安全事务的参赞兼国家安全保卫部副部长徐大河担任,副委员长由国家安全保卫部参赞金明哲和人民保安部部长朴永植担任。³⁰⁾由强力部门的要员亲自担任该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充分显示出朝鲜对解决“绑架问题”的诚意。

在“绑架问题”上的进展,推动了日本对朝政策的松动,其国内甚至传出安倍首相欲访问朝鲜的信息。2014年7月11日,日本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古屋圭司披露:安倍首相亲口表示,只要解决“绑架问题”需要,他已经准备好访问朝鲜。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也指出:作为解决“绑架问题”的潜在选项,安倍有可能访问朝鲜。³¹⁾尽管安倍首相一再强调“当前还没有访问朝鲜计划”、“现阶段就此作出决定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朝鲜如约公布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并能够使日本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那么安倍首相的确有可能会效仿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来对朝鲜进行“闪电式”访问。应该说,在任期内解决绑架问题,是安倍晋三的夙愿之一。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了安倍内阁

.jp/jp/tyoukanpress/201405/29_p2.html.

28) 日本外務省:『日朝政府間協定(概要)平成26年7月1日』,http://www.mofa.go.jp/mofaj/a_o/na/kp/page_24_000305.html

29) 日本外務省:『5月の日朝合意に基づく我が国の対北朝鮮措置の一部解除(平成26年7月4日発表)』,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4431.pdf.

30) 《조선중앙통신사보도 <특별조사위원회> 조직》, 조선중앙통신사, 2014년 7월 4일, 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14/07/07-04/2014-0704-013.html; 《<특별조사위원회>가 조직되는데 대하여》, 조선중앙통신사, 2014년 7월 4일, 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14/07/07-04/2014-0704-014.html

31) 『日本外相が安倍首相の訪朝の可能性を発表世間に衝撃』,http://japanese.china.org.cn/jp/txt/2014-06/04/content_32572116.htm.

欲改善对朝关系的强烈愿望，以求在因与中、韩两国冲突而陷入的外交困境中，借日朝缓和来寻找缓解与突破。

显然，日本欲趁与中、韩两国关系紧张、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不顺畅、中朝关系又处于若即若离状态之机，再次使出其偏狭的“小国外交”伎俩，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说，日本此时竭力打“朝鲜牌”似乎也应该是一种必然的不错选择。

但是，日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像外界预料的那样顺利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朝鲜特别调查委员会迟迟拿不出日本政府所期望的“快速且真实”的调查报告，在临近约定好的一年期限前，朝鲜向日本政府提出将延期提交调查结果报告，朝鲜方面称“我们尽力对绑架事件进行了调查，只是现在还需要多一点时间”。³²⁾无奈日本政府只能继续通过秘密途径，催促朝鲜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并尽早提交调查结果报告。二是，朝鲜突然进行“氢弹”试验并发射“光明星4号”卫星。日本不仅联合美韩等国家积极推动安理会通过对朝制裁决议案，而且重新恢复对朝单边制裁，其力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为此，朝鲜则解散了所谓“特别调查委员会”，停止了有关绑架问题的调查。至此，日朝关系再度陷入低谷之中。未来的日朝关系将越来越受到美、韩两国的掣肘，日本难以单方面推进与朝鲜关系的全面改善。³³⁾目前，围绕朝核问题的国际博弈全面展开，任何与朝鲜政权的“单边交易”都将被视作违反国际公理。日本再一次展现了其善于“变脸”的风采，使得原本脆弱的两国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五、结束语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日本最终恢复正常的国家身份并实现国防自主是必然的。周边国家，尤其是历史上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有必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实现国家复兴是战后日本国家大战略的实质。对此，周边国家同样需要予以正视。在其大战略目标既定的情况下，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对于战略实施路径的选择。

对于日本的复兴，周边国家、尤其是历史上曾受到其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能够予以接受的合理逻辑是：首先彻底清算侵略历史，与曾经的被侵略国家实现全面和解，

32) “朝鲜绑架日本人调查报告再延期日本政府无奈接受”，《环球网》2015年7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7-03/7383014.shtml>

33) 2014年2月11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太永警告日本说：“日朝谈判应以韩、美、日共同协商为前提”。韩联社 2014年2月11日，首尔电。

由此摆脱侵略国与战败国的地位及形象，从而恢复正常的国家身份；然后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以此确立并逐步提升其自身的地位与影响力；在获得被侵略国家的信任与理解的基础上，合法建立国防军，实现国防自主；最终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符合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国地位。其中，彻底清算侵略历史是首要步骤，更是决定其能否顺利实现复兴并得到周边国家接纳的关键。

然而，日本领导人没有理解或是有意回避了这种存在于其“彻底清算侵略历史”与“实现国家复兴”之间的内在逻辑，反而是选择了忽略前者、重点突破后者的路径。这一路径的选择实际体现在对朝鲜政策上，便是将“邦交正常化”、“绑架问题”、“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捆绑在一起，试图以“一揽子”的方式予以解决。与此同时，“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竟成为日本领导人迫使朝鲜做出让步的筹码。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表面上，日本寻求在政治和军事上大国地位及影响力的目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凭借参加“六方会谈”，得以全面介入地区安全事务；通过大力渲染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逐步实现了对“和平宪法”的突破。然而实质上，日本以国家复兴为最终目标的大战略实践却已陷入困境：日朝关系停滞不前，两国邦交正常化短期内无法实现，日本随之也无法恢复正常的国家身份；将“彻底清算侵略历史”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对侵略历史的模糊态度以及其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彻底破坏了周边国家与日本之间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周边国家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疑虑。日本领导人的做法将周边国家推向对立面，从而导致其国家复兴进程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甚至可能无法顺利实现。

对于朝鲜而言，“彻底清算侵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难以做出退让，更不可能成为外交谈判的筹码。在“绑架问题”上，为显示诚意并促进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已故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并通过朝日之间的两次首脑会晤，使该问题已经得到了部分解决，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作为已故领导人的伟大功绩，对核武器的拥有已经写入宪法，朝鲜更不可能做出任何退让。何况在核问题上，朝鲜的政策目标是与美国直接对话以最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本从未被朝鲜视作是核问题的当事国。到目前为止，在横亘于两国关系之间的“绑架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以及“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朝鲜已经接近了所能承受的底线。

朝鲜最高权力的更替为改善日朝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为了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和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朝鲜新任领导人迫切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因与中、韩等国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激化，日本外交也陷入了困境，亟需缓解压力。推

动日朝关系的改善自然成为能够满足双方实际需要的突破口。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只有调整对朝政策,重申《平壤宣言》的精神,改变“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式,日本才能推动与朝鲜关系的缓和,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恢复。

参考文献

- 1、日本政治史(全四册) (日)升味准之辅著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 2、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美]理查德·塞缪尔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 3、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 [日]蒲岛郁夫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 4、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 [日]中曾根康弘 海南出版社 2004年
- 5、日本史 [中国]吴廷璆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年
- 6、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与政策 [中国] 米庆余 人民出版社 2007年
- 7、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 [中国] 肖伟 新华出版社 2009年
- 8、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4) [中国]宋成有、李寒梅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
- 9、大战略分析 [中国] 周丕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 10、「恐るべき戦略家金正日」 [日]武貞秀士 PPHP 研究所 2001年
- 11、「金正日と日朝国交正常化」 [日]和田春樹 「世界」 2012年3月
- 12、「日本・韓国・北朝鮮・北東アジアに生きる」 [日]和田春樹 青丘文化社 2003年
- 13、「金正日時代の北朝鮮」 [日]小此木政夫編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1999年
- 14、「日朝交渉・課題と展望」 [日]姜尚中、水野直樹、李鐘元編 岩波書店 2003年
- 15、일본의대북정책(1945-1992) [韓国]신정화지음 오름 2004년
- 16、「どうなる日朝国交交渉」 [日]日朝国交促進国民委員会編 彩流社 2003年
- 17、「朝鮮半島と国際政治」 [日]鈴木昌之、平岩俊司、倉田秀也編 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5年
- 18、「戦後朝・日関係史」 [日]高峻石 田畑書店 1974年
- 19、战后日韩、日朝关系 [中国] 丁英顺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
- 20、북한의외교정책 [韓国]양성철, 강성학 공편 도서출판서울프레스 1995년

Abstract

Japan's Political Strategie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Japan

Jiang, Long-Fan(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ang, Hai-Fan(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 history,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been an advanced base of Japan to pursue local hegemony through force and realize an ambition to achieve Mutual Prosperity in East Asia.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 has had a final goal of recovering the position and status of a normal country and furthermore, raising its status to one of the top countries in Asia.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such a national strategy, its colonial rule in the past has become a setback which can not be overcome.

In 1965 when the Cold War was at its peak period, under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of the U.S.A, South Korea and Japan normalized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refor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North Kor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Japan's diplom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Japan's politicians said that Japan does not have any strategies. However, to look at the policies against North Korea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about 20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it can be understood how clever Japanese strategie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are.

First of all, through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it recovered the status and position of a normal country. Then,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security threat of North Korea, it realized "Military Power" and furthermore it joined in six-party talks to intervene in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talks and were prepared for a great military power. As well, Japan's policy against North Korea has adhered to nuclear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kidnapping out o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reflection, apology and compensation.

In addition, as Japan has had wors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d is isolated diplomatically, it attempted to escape from this crisis through mitigation of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for security law and constitution revision, it mentioned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Issue to reinforce restraint. After the 4th North Korea Nuclear Test, relation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Japan faced the worst crisis. North Korea dismantled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into Japanese kidnappings and Japan has implemented more independent and resolute restraints as well as restraints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Abe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actively executed Constitutional refor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evere threat of North Korea and aggravat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be a more desirable strategy.

Key words : Japan's strategie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North Korea-Japan Relations, Japan's Policy against North Korea

: 2016 7 6	•	: 2016 7 19	•	: 2016 8 25
------------	---	-------------	---	-------------